

編輯報告

此高名次的意義；但是，我們並不如此認為，我們寧視此名次為各刊讀友們對各自愛讀雜誌的關心和摯愛的程度，因此，我們十分感謝本刊讀友對本刊的愛護，因為我們深切知道：比我們讀者多的雜誌還有很多，它們或未列榜，或列名本刊之後，這顯示了本刊讀友們和我們一樣：深怕我們自己的刊物在各方面落於人後！我們有讀友們這樣的關切，感到無上的榮幸，也更希望讀友們多向貴親友們推介本刊。

△繼上期黃驥先生為我們報導了美國出版界的情形，本期我們請臺灣日報駐日特派員的陌上桑先生，為本刊讀友們介紹了「日本國民的購書額」，這是本刊一系列有關刺激出版、提倡讀書的文章的開始，林富松先生的「作品的市場通路」也在此系列之中，作為出版界的一份子，我們所關心的不單是出什麼書好銷，而是如何喚起國民都來讀書，以及如何提高我們的文化水平和文化人的生活水平，而我們認為這是互為因果的：高文化水平的創造，繫於文化人高水平的創作，文化人要有高水平的文化創作，要有較好的生活水平，而歸根結蒂，我們以為這必須在國民中蔚成良好的讀書風氣，如果我們此間的一版書的印數，能够像美日一樣動輒幾萬、幾十萬，一本書的銷數能叩千百萬大關，在文化上，我們才有機會成為大國。

△黃春明的那聲「鑼」、那個「兒子的大玩偶」、尾尾「魚」、那處「癖」、那位梅子、青番公、甘庚伯也、那個老貓阿盛賣菜阿超……可以說無人不懷念，無人不敬愛，但是當我們在鑼聲的餘音裊裊中低唱的時候，也不問你喜不喜歡「蘋果的滋味」，喜歡不喜歡「小寡婦」，喜歡不喜歡「小琪的那頂帽子」，和那「兩個油漆匠」，也不管你愛不愛瑪麗，他却跟我們「莎啞娜啦再見」了，年來，文評家紛紛表示憎惡日本鏗客、不愛瑪麗的時候，本刊有榮幸刊出了齊益壽教授的「一把辛酸淚」，對黃春明的丕變，有深入的探討和析述，我們相信，這將是討論黃氏作品極重要的論文，讀友們當亦會有此感吧？

△本期書評方場，我們刊登了兩篇極易被視為自我否定的文章：蔡源川先生的「是建議，不是批評」和吳呆先生的「談年度好書」，尤其後者，我們自己也列名「出版與研究」同時舉辦的「十大雜誌徵信」的第四名，代表性，等於間接否定了我們獲得如